書經集註 卷之六

周官

蔡沈集註

松坡圖書館藏

成王訓迪百官史録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保之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

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

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九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脩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治去聲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庶獄庶慎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

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体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倍簿亥反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

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

祗敬也勤勉也逮及也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

亦代時若訓迪厥官

逮徒耐反人湯亥大計二反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燮天地之化育者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子一人 少失照反

孤特也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獸虞司徒之官固也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

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漢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川有州州有牧州十屬牧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爲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循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循舜之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循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循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已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蓄勅六反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

請書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
咮咮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
其謀怠惰忽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
墻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
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
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
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
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沿罪科條止於今律令
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
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
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
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乃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此下申戒卿士也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勞日拙

載作戴
代反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君子位當知所以恭儉是祿當知所以

儉。然恭儉豈可以整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僞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休焉作僞則拚護不暇。故心勞而日拙。矣咸曰。懼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僞。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厚。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

言。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

迪回切
匪莫江反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人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人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

爾有政。以佑乃辟。求康兆民。萬邦惟

無斁 辟必益反 斁音亦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
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
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勑也

君陳

君陳。臣名。書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君子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單命。皆指下都爲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

又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

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昇升止者有方升者無問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是豈黍稷之芬芬昭薦黍稷之芬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芬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修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昭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委蕤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覩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欝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葢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陳善則稱君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

和從七恭反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必簡而有其要。寬簡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厥民蠢。辟。予曰辟。爾惟勿宥。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辟。爾惟勿宥。惟厥中。辟昆亦反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狥己。此則慮君陳之狥民也。言敝民之在刑辟者。不可狥君以

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女九反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刺之。則人勵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故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音挑。頮。音悔。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懌懌。發命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祆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召。直笑反。芮如税反。彤音仝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留。遲。恐遂死。不得誓言。

綱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

武循文。訓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

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勤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貽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絶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

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綏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

綏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墉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

延入翼室恤宅宗

延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率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百執事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爲冊書法度。
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
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扆。斧屏風畫爲斧文者。綴。
豈反

狄。下士。庶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
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
扆。斧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
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莫
又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
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
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
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
几是
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
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
席。莞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蒲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削也大訓三王五帝之書訓誥其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亂國名亂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揚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

命陳之示
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綏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次之木輅以封四衛爲次之革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綏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綏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賓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戚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戚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

尺俎反戚音戚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基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皐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晁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鉞。鉞說文曰鉞。讀若允。東西廉。路寢東西堂。路寢之階上周書曰。一人冕執鉞。侍臣所執。以。從金允聲。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廉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疲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推埋罔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一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繡。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詩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此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嗣前予名之美我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祭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嘗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埻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

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嚌才細反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敬神之賜而不幷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幷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也

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璧。敢執璋。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迓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實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璧。敢執璋。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君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

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吊者。含者。遂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行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自天下不足恃也。誕。發若。羑。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西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成武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其意蓋以尚威

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讐。上下苟安。甚至於曰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嗚呼。若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

用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羆之士。

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歛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無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無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能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

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圄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母遺我稚子之恥也

呼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服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則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受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吊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對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午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午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悉設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紮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慮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閔厥閔

不勸有升有降。猶言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則將升於大猷矣。故周公告殷而謹厥始。君為政者。固俗變革。故有容而和厥中。嗇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

世風承疑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
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特矣今我小
子復何爲哉垂表拱手以仰其成平已康王
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
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
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祖民之事公其
往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爲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
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守舒反

旌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
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
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善者以樹
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
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
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
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
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折與畿同郊折之
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
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
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
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劜折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痛旱反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
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恒胡登反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越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齒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尤釋之所論。貞觀之治。庶幾近之。以告畢公者也。康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溺
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聲悖蒲没反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
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

閑之惟艱侈枯
莫瓜反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

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訓。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蹙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弋惟乂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當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乎。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四方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嘉乃丕顯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

無忝祖考

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

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予率以正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先正。若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脩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繽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蓋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 冏俱永反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吕氏曰。陪僕訾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太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

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
愆。怵惕勿律反
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從才用反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隸僕弁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群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禮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貴。下又有群僕。太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與此所謂正于群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慢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便毗連反辟匹亦反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便者也。便。順人之所欲。辟。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辟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賢爲虐爲傲。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鴻工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凍家拂士日遠。而快

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誕見。而百疾從之。昏虐後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憸人。亮兄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君時厥官。惟非居。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求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遵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

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敦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鍼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

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爲甫侯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度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

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之
鴟虔脂反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
驅煽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
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詐虔劉也
虔者矯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爇劓刵椓黥
角反黥
京反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劓
劓鼻刵耳椓窾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
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
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誓
棼敷文反
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
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又音
紛
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昏亂無
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

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刑於聲色窮之反也。動於氣臭之惡也。馨香之熟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威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過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泚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甲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君髙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

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曰。皐陶不與。蓋咨之也。君亦以爲輕人。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寔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所治民乎。爲天牧民乎。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下。伯夷所當監懲。所治民。皆皐陶而言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忿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

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室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

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罰五罰不服

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

疵於刑罰亦然但言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六百鍰。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鍰胡
閑反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非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減。重罪比舊爲減也。此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

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夫刑莫輕於鞭扑。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

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訖

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承詰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刑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世之人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一死。人極于病非佚折獄惟良

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
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
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
惟温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
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
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
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
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恒
恒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胥

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
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
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
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
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
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
言讞獄者當
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
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
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求畏
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
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
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
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
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
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汙。曰明。曰清。誠敬篤至。
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
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
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
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
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
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
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
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
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
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
民善衆。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録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

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佹。義和其字。不名者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所脩。昭升敷聞。言其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

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不慭者嗣位之物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我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即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

奔我王家嘉

奔侯甸羣侯羣叔羣弟羣子羣友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脩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

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秬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秬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溯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尙當誅。方將以復讐賊之衆。而爲戎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也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嘏。皆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次之以誓。誓奏。皆侯國之事。而繫

於帝王書未者備詩之録商頌書未者備詩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救也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善救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救連條反敿舉夭反敿都玩反弔音的鍛丁亂反礪力制反胄直又反

救縫完也縫完其甲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備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

善則有常刑

胡化反敿音谷擭

乃結反穽疾郢反

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牿音谷擭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敿乃穽無

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敿塞也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

阻歭醫有害於師也
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後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又當敬還之我商賚多寡以賞汝加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殷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鼠人三郊三遂峙乃芻稾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非殺鼠人三郊三遂峙乃芻稾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不及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梢幹板築之木題曰梢幹牆兩邊障土者也必是

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勿焚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勿糧爲急故皆服大刑幹勿焚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于崤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録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曰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已。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音波　諞音辨　俾音婢　緬反

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愆。過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用之。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杞子。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過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用之。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杞子之言也。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孟明。詳其語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
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
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斷都玩反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
箇。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
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彦。美士也。聖。通明
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
職。主
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
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犬學作媚。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
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
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
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一人之慶。
一人邦之榮懷。亦尚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
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中

書經卷之六 終

書後序

漢劉歆曰孔子脩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方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
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
作書之意
如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
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一代
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按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皐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爲舜申禹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曾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皐陶之精微者哉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疏其事耳。下文不註者放此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湎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陑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意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為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

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作明居

一篇亡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

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祗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
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
祗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
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迩其殯側矣捨殯而
欲密迩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
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
丙仲壬二帝故書指不通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亦老厎告厥命遂訓伊尹
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賛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太甲之子名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
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
拱妖也巫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
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攷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攷之不詳繆云耳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嚻相耿惟四邦爾盤庚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按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攷姓氏又因經文有群臣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若高宗夢得傅說姓氏之可攷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經言肜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雊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雊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室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
受作西伯戡黎
咎。怨。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係之年。又序言十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係之年。又序言十一月無所係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之日。是以臣啓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秦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秦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係之年。又序言十一月無所係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之日。

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未見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篇亡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封於宋。爲湯後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未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爲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遷商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攷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商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
篇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史記作薄姑
篇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

周官

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耶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賄略也義未詳
篇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蓋周公洽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羲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耳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毖厥井疆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爲夷狄不爲中夏耶。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録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者。所傳聞異辭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徐。徐戎也

夷。淮夷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

歸作泰誓
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
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嘉靖丙辰歲孟秋
廣東崇正堂重刊

書後序 終

小宋書館藏